

# 我见花伶

■ 王国华

## 紫薇花

未见紫薇花之前,看到的一排排树干。为此还写了一首诗,名《紫薇》,节选如下:

眼前就是一株普普通通的植物/与它旁边的同类组成小小的森林。/绿叶是蜡质的,泛着光。/树干像苍老的人的手臂。/种在地面上的白花的手触目惊心。//被淹没在更大的森林中。/它的名字叫紫薇。/我看到的它就是它的全部。/我无法想象灿若云霞,点燃天空/一直蔓延到一望无际的远方。/我不能把没见过的美强加到它的身上……

岭南的紫薇树这么多,我怎能没见过。不知名字,对不上号,便睁眼瞎,视而不见。待知其名,识其色,再见时就像遇到熟悉的朋友,心里轻轻喊一声“紫薇”,依稀能听到对方的应答。

五月末六月初,经常是傍晚,和妻子散步。道路两边的紫薇树整齐排列,高约两丈,空中一排凝固的紫。大片的、浓烈的颜色都选择以天空为背景。别的事物托不住它。

我家附近的立交桥旁,有一三角地,栽满植物,竟还有一条短短的林荫小径。如此螺蛳壳里做道场,深圳颇多。其中两棵紫薇树,艳压群芳。低处的花,可以俯拍。高处的花,模糊不清。路灯都帮不上忙。汽车的轰鸣以及轮胎摩擦柏油路的声音时时响起,试图翻越植物之墙。两相对照,有闹中取静之获得感。

紫薇花开透之后,五瓣,茶杯口大小,皱皱巴巴。这么形容吧,紫荆花放在手里使劲揉搓,一分钟后就就是紫薇。小品中,一个人做个鬼脸,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与此相同。

绽放之后的紫薇非常脆弱,一阵风来,掉在地上。用手碰一下,或者吹一口气,亦摇摇欲坠。地上斑斑点点的紫色,和上面的紫色对望。也许是在等它下来。

天空渐渐失去蓝。紫和黑即将融为一体。如世间万物一样,大家都掉进深夜里。

我和妻子并肩回家。

## 白鹤芋

阳光生猛地射穿树叶搭成的屏障,不匀称地掉落地面,斑斑驳驳。我在公园的路上走着,一只白色的手掌忽然伸出来拦住我的去路,接着是一排手掌。阳光在那里失效,无法让白更白。一只挨着一只,仿佛问我:哪里去?

除了沿别人的道路走下去,我还有另辟蹊径的权利吗?

但我喜欢这一问。如此,我才有理由停下来,随

便和谁聊几句。

它叫白鹤芋。叶子与芭蕉、绿萝等类似,大而绿。阔者,大象的耳朵,小者,猪耳朵。似乎,其中一片无缘无故变为白色,成了花。长相和叶子没差多少,直立向上,白得耀眼、扎眼。变异而来的这一朵,引领着整株植物,探身,让我注意到它。

后搞明白,它不是询问什么,是要向我诉说什么。白掌内,一根略粗的花蕊,好像古代上朝用的笏板,上面写着谈话要点。

这么多人,它只拦住我一个。这么多双耳朵,它只给我一个听。我看见水一样的悲伤悄悄飘来。敦敦实实的身体里,到底遮蔽了多少隐情,不清楚。

在那凝固的半个小时,我没张嘴。它也没张嘴。彼此耳朵里却灌满了词汇。两个内心忧郁的事物互相说了好多好多的话。整个森林公园都为此沉静。

然而还是要分开。

回头看,树荫洒下一团黑。花朵又像白色的火焰,熊熊燃烧,在暗色中明明灭灭。

## 红千层

初见,以为是谁在柳树上挂了几个刷子。专门刷瓶子的那种。一个长柄上栽满细密的毛,红色,穗状,下垂。造型奇特的花,与树、与叶,与整体颇为疏离,甚至生硬。

节假日,旅游区。人群拥挤,汗流浹背。每一种植物,每一个池塘,每一个粗糙的建筑旁边都有人在等着拍照。那棵长着红刷子的树,歪歪斜斜站在湖边,不高,未形成树荫,行人匆匆忙忙而过,竟无一人停步。

后查,此树名红千层,意为一个接一个的红,层层叠叠(这是就整体而言),又名瓶刷子树(这是就单个的花而言)。倒很贴切。

我心深处,一见钟情,认定它是文艺范儿的、有贵族血统的植物。自小被送入贫寒之家,起了个铁蛋一样的俗名,长于村边田垄。无妨。恰如幼时见过的俊朗少年,身穿破烂背心,鞋缝里钻出黑色脚趾,手持一个窝窝头,双眼炯炯有神。蓬乱的头发随手一抹,便露一股英气。所谓英雄落魄,才子借读,莫不如是。依我看,实际的名字,应该叫慕容垂、红剑南,一手刷天之类。

再见红千层,正逢修地铁。坑坑洼洼,放着音乐的大车一天洒几遍水。道路两旁的植物,仍不免一层灰尘。其中一株红千层,灰头灰脸,一副呼吸困难的样子。我瞥了一眼,赶紧转过头去。多年以后,被期待的少年还没杀出重围,却成了一个敦实的中年农民,扛着锄头向田间走去。

# 三尺讲台外的光

■ 靳玲

夜晚,天幕挂满星辰,我会抬头仰望。那座温暖的大山里,那群眼睛明亮纯净的孩子就会出现在我眼前。

那年,大巴在盘山公路上吐出最后一口尾气,便停下了。

我张望着,离村子还远呢,怎么就停车了呢?司机告诉我,顺着那条路,走下去。这哪里是路啊,峭壁差不多。我恐高,腿开始发抖,眼睛也不敢睁开,蹲在箱子边不敢动。

那些本用来装教案的行李箱里,塞满了城里同事捐赠的彩铅、跳绳,还有些书本。这沉重的行李箱成了我依靠。

“老师,老师。”几个男孩子,虎头虎脑,眼睛黑,脸也黑,不怎么干净的衣裤,一身的泥土气蒸腾热烘烘的气息。一个孩子试试我的箱子,对着下面说了几句什么。又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便冒出头,还背了根粗绳。几个孩子把我的箱子系牢,打了死扣,往下送,如此反复,几个大箱子被送到下面。我几乎瘫了,根本不敢站起来。心里直打退堂鼓。

他们啥也没说,把我拦腰系上,个子最高最壮实的男孩子在我腰上打个死扣,反复拉扯几次,朝其他几个男孩子点点头。男孩子们拉着绳子,慢慢把我往下送。我头皮发麻,心慌腿软,都不知道怎么到底的。老校长把我扶起来时,我衣服湿透了,哆哆嗦嗦地抬起头,几个男孩子小猴子似的手扒脚挪往下窠。原来这段坡路并不像我想的那样陡,那样长。后来老校长告诉我,就是这段路吓跑了好几个老师。估摸着我也不敢下来,就叫几个六年级的孩子

来接我。

六年级的语文老师空缺,学校几位老师,谁没课谁就带着上,好不好不说,有个老师带着,准比他们瞎胡闹强多了。老校长说到这里,有些激动:“靳老师来了就好,这些娃娃有老师教了,他们能顺利小学毕业了。”老校长眼角泛起泪花。

他们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懂事。小兰把橡皮擦掰成两半,一半推给同桌小翠。有的孩子共用一本卷了边的字典,掉了的页被他们粘起来。

他们不闹不吵,安静地坐在教室里,睁大渴求知识的眼睛,盯着黑板上,看我板书的每一个字;竖起耳朵,听我说的每一句话。那几个系我腰的小男生却老是神色慌张地看我,下课几个成堆,在说着什么。我走到他们身边。在我腰上系死扣的男生站在最前面。“那天,我们怕老师走了,所以才把老师系起来。”他低下头,“请老师原谅我们。”我心里一阵发热:“我不走,怎么也得让你们小学顺利毕业。”几个男生一下子欢呼起来。

雨季来临时,操场会变成浅浅的湖泊。我们穿着雨靴背诵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,看屋檐水在土地上凿出小小的“陨石坑”。那个在我腰上打死扣的男生,每天跋涉三四里山路带来闪着露水的野莓,用搪瓷缸装着,放在讲台上,紫红色的汁液把粉笔灰染成晚霞。我喜欢看他们的眼睛,他们的眼睛格外亮,能映出我的影子。

我明白不是我教会了他们知识,而是他们教会了我重新认识光。

# 很想回夏天走走

(组诗)

■ 野夫

## 坐在草垛旁听故事

那些年的夏夜  
蝉子叫完  
我们坐在草垛旁数星星  
听母亲讲故事  
讲萤火虫找妈妈的童话

它们离我很近  
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及  
不像现在  
我给孙子讲乡下的昨天  
他说是爷爷编造的  
根本不相信

他要我带他回乡下  
去捉萤火虫  
可乡下的萤火虫飞走了  
至今还没回来

## 生长童趣的季节

南方的夏天  
雨水充沛  
昼长夜短,日照时间长  
适宜农作物生长  
更易童趣拔节

白天我们到河边扎猛子  
或打水仗

晚上端盏黯淡的煤油灯  
去树头摸蝉蛹  
这比当下城里儿童的玩法  
有趣得多

南方的城市  
虽然夏天雨水也很充足  
可惜街头不种庄稼  
更不长童趣

## 荔枝熟了

芒种时节  
荔枝树上挂满了诱惑  
趁大人下田劳作  
我们像猴子一样  
攀爬采摘

那些日子  
我们的肚子总是圆鼓鼓的  
为家里节省不少粮食  
也挨了不少鞭子

眼下又到了荔枝熟时节  
乡村的日子  
依旧红红火火  
树上结满了外乡人的羡慕  
只是看不到  
攀爬树木的童年



快捷投稿  
扫码关注

# 时光

■ 蔡日良

即将步入晚年的我  
心中在想  
何须大厦高楼才称乐第  
眼中青山绿水便是心安  
人老了,叶落归根

夕阳西下  
美丽恬静的黄昏  
轻轻的听  
百鸟归巢的声音  
如天籁之音降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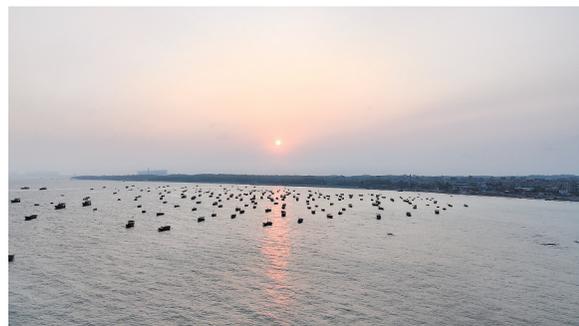
回归偏僻的山村安居  
晨起,坐庭院前树荫下的  
茶台旁  
沏一壶清茶  
品红尘中的悲与乐  
看世界发展兴和衰

此刻,脑海里浮现的  
仿似是听到了  
来自远处山寺里的钟声

初夏,时光悠长  
嘴里咬一支香烟  
看天空云舒云卷  
一阵风儿一阵雨  
岁月无情人有情

仔细聆听  
原来是来自庭院厅里  
为点缀装饰挂  
在墙上精灵般的老挂钟

指针滴答 滴答——  
摇啊摇  
将时光岁月  
一滴滴 摇落



海湾的傍晚 玮玮 摄